

重庆解放 升起的第一面五星红旗

□本报记者 韩毅

1949年11月30日凌晨,眼看大势已去的蒋介石匆忙乘坐飞机逃离重庆。当天傍晚,解放军先头部队分几路从朝天门、储奇门等地进入市区,重庆宣告解放。

1949年12月1日,当涌上街头的群众来到抗战胜利记功碑(现解放碑)时,看到其顶上高高飘扬着一面五星红旗,一时群情激动,大家激动得热泪盈眶。

如今,这面“重庆升起的第一面五星红旗”作为国家一级文物,被珍藏在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见证着那段令人难忘的历史。

这面红旗是怎么来的?用什么制成?又是谁插上去的?连日来,重庆日报记者采访了多位专家学者,为你揭开其背后鲜为人知的故事。

迎接解放

育才师生用被面缝制红旗

走进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这一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国家一级博物馆用大量珍贵文物,清晰地勾勒着这座城市的记忆。

“这就是重庆升起的第一面五星红旗,它用红绸被面和黄纸制成。”在讲解员高洁的指引下,重庆日报记者看到一面红旗叠放整齐,静静地躺在玻璃展柜中,已有些褪色,针脚也略显粗糙。

高洁称,这面红旗是由育才学校师生用红绸被面缝制。1980年,原重庆市博物馆得知该红旗的线索后,便派征集部工作人员持介绍信,从育才学校梁承栋老师处征回,一直馆藏至今。

“时光荏苒,如今虽70多年过去,育才学子每每在博物馆看见这面红旗,心中都会涌起一股别样的自豪感和责任感。”重庆育才中学校党委书记郭华称。

据育才老校友骆忍石在《山城的红旗》一文中回忆:“在解放军还未到来之前的十一月,育才学校师生就商量制作国旗。赵义熙老师和苏永静老师用同事梁承栋老师提供的一幅宽大的红色绸被面,认真按照当时《群众》杂志上刊登的国旗尺寸标准制作。由于旗子很大,他俩干脆把绸子铺在自家的地板上,苏永静老师爬在地上一针一针地缝。我和一些老师、同学站在那里围看,我透过泪花



5月8日,观众在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参观国家一级文物“重庆升起的第一面五星红旗”。
记者 齐岚森 摄/视觉重庆

模糊了的双眼,激动地感受着这伟大而令人难忘的时刻。”

1949年12月1日,为迎接解放军进城,育才学校、社会大学、红岩小学三校师生,怀着无比兴奋和喜悦的心情,高举着自制的五星红旗,敲锣打鼓,扭秧歌,走在游行庆祝群众队伍的前头。大家从红岩村出发,一直游行到小什字,最后把这面五星红旗插到了抗战胜利记功碑上,使山城升起了第一面五星红旗。

红色学校

见证了先辈用生命铸就丰碑

为什么是育才学校的师生自发地制作出山城升起的第一面五星红旗?

“这并非偶然,育才学校从创办开始就有红色基因。抗战时期,学校一直受到周恩来和中共中央南方局的关怀与支持,被称为‘国统区的小解放区’、大后方的‘小延安’。”郭华称,育才学校成立之初就有两个平行的中共地下党支部,一个党支部由中共中央南方局文委领导,主要成员为学校的专家学者;另一

个由中共四川省委下属的北碚中心县委领导,主要成员为青年教师和年龄大的学生,江竹筠曾经直接领导过这个党支部。两个平行的党支部的共同任务是支持、协助陶行知办好育才学校。

然而,育才学校的办学历程并不顺利,当时国民党政府非但不给经费支持,还常常阻挠、刁难,甚至是直接封杀。

陶行知曾撰文称:“最近几个月,我们是过着别有滋味的日子,终日与米赛跑,老是跑在米的后面……这时所有的存款都已垫到伙食上去了。向本地借来的四十石谷子也吃完了,向银行借来的三万元也花光了……”

1940年9月,周恩来得知情况后,与邓颖超等同志一起前往古圣寺看望育才师生,鼓励学生努力学习,并在他们的笔记本上写下了“一代胜利一代”的题词,还捐款400银元资助学校购买体育器材。

1943年,周恩来还特地托人送给陶行知一件毛衣和一套南泥湾垦荒生产自救运动时拍摄的照片。陶行知受到启发,便带领师生开荒种地,生产自救,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大

要素组成的“供应链”,加快引育科技型企业。

目前,全市科技型企业26371家,高新技术企业4222家,重庆OTC科技创新板挂牌企业650家,科技企业呈现蓬勃发展的态势,成为创新要素集成、科技成果转化、生力军。

不仅是企业在行动。重庆大学、西南大学加快“双一流”建设,全市ESI排名前1%的学科累计47个,其中2个排名前1%。12所高校与中国科学院22个院所合作,累计建成“协同创新中心”48个,重庆高校创新能力逐步增强。

通过实施“重庆英才计划”等,重庆新增国家级高层次人才1772名,创新人才队伍不断壮大。

知识价值换来“真金白银”,立竿见影显成效解企业燃眉之急

关键词:优环境

创新的力量,源于优良的生态。良好发展环境是推进技术创新的土壤。下好创新这步先手棋,关键在于营造良好创新生态,全面激发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形成创新驱动发展强大合力,让创新源泉充分涌流。

重庆微客巴巴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微客巴巴)是一家深耕“支付+”领域的科技创业公司,2017年在新三板挂牌上市。

和大多数企业一样,在快速发展的同时,微客巴巴也遇到很多困难,如市场营销渠道拓展费用高、研发投入资金缺乏等。

尽管在新三板上市,但股票和债券融资的渠道市场并不活跃,而他们更拿不出像样的“家当”去作抵押贷款。

“技术更新、扩大规模,当时大概有两三百万的资金需求,可跑了好几家银行申请贷款,都因我们没有足够的固定资产遭到拒绝。”企业发展后续资金没有保障,发展动力不足,让微客巴巴创始人、董事长彭必银成天焦头烂额。

2017年7月中旬,重庆在全国率先启动科技型企业知识价值信用贷款改革试点工作,探索轻资产、信用化、便利化的债权融资新模式,解决科技型中小企业特别是民营科技型中小企业的融资难题。

无需任何抵押,微客巴巴很快就拿到了

家吃饭的难题。

育才学校老校长李能寿曾回忆说,他于1948年到学校工作,在学校感受到如同解放区一样的阳光和温暖,那时学校的学生大多是中共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介绍来的,大家思想活跃,向往解放区。虽然学校外面还有特务的严密监视,但老师和学生们仍关起门来,搞起各种各样的活动,包括唱解放区的歌曲、排演进步话剧等,滋养了无数追求进步的青年人。

“陶行知是一位坚定的教育救国论者,他认为要改造落后的中国,应先改革中国的教育,并创造性地提出了‘生活教育’思想,主要包括‘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注重教育与生活的结合、学校与社会的联系,搞与学、理论与实践的合一。正是在这一理念的影响下,育才学校共有300多名师生走上革命的道路。”育才中学校长张和松介绍说。

如今,重庆育才中学仍秉持陶行知老校长的赤诚之心、家国之情,坚持“行知育才,教育为公”办学理念,发扬“大爱、奉献、求真、创造”精神,积极传播行知文化,传承红色基因,续写着属于新时代的红色育人故事,为国家培养高素质、复合型人才。

狱中红旗

又一面值得永远铭记的旗帜

相比育才师生成功升起来的五星红旗,在白公馆看守所旧址还陈列着一面“狱中红旗”。

“它虽然并未真正升空飘扬起来,但却承载着狱中革命者毕生为之奋斗的梦想,是一面真正用鲜血染红的旗帜。”重庆红岩联线文化发展管理中心文博副研究馆员王浩称。

“狱中红旗”用绣花被面制成,与真正的五星红旗不同,其最大的一颗五角星位于旗帜的中央,其余的四颗小五角星则位于旗子的四个角。

为何如此布局?故事需从红岩革命先辈说起。

1949年10月7日,被关押在白公馆平二室的罗广斌放风时,被同狱的原东北军爱国将领黄声叫住。

黄声小声地告诉他,中华人民共和国已于7天前在北京成立,国旗是五星红旗,国歌是《义勇军进行曲》。

放风结束后,罗广斌回到牢房,把这个消

息转告给了同室难友,大家激动得热泪盈眶,甚至互相拥着倒在地上打滚。

夜深后,革命者们仍激动得难以入睡。他们围坐在一起,议论着国徽、国旗的形状和式样。见此情景,罗广斌动情地说:“同志们,同志们!我们也应该做一面五星红旗,我们要争取打着这面红旗冲出牢门去!”

罗广斌的提议得到大家一致赞同。后据成功脱险的毛晓初撰文回忆道:“老罗(罗广斌)扯下他的红花被面(他被捕时带进监狱的)……我们没有剪刀,也无针线,完全靠一把铁片磨成的小雕刀,小心翼翼地划破被面……”

之后,大伙用黄色的草纸做成五角星,可在贴五颗星时,大家都不知道怎么贴,有人觉得五颗星一字排开,有人认为五颗星相互挨着组成一个圆圈。

讨论很久后,他们最后决定把大的五角星贴在中间,四个小五角星贴摆在四个角,象征着全国四万万同胞围绕在中国共产党周围。

毛晓初在回忆文章中写道:“经过通宵奋战,我们终于制成一面五星红旗了。把红旗平整地放在囚房中间,大家围着红旗,又是低声欢呼,轻轻哼着国歌,又是跳,又是互相拥抱……”

再后,大伙把牢房墙角边的地板撬起一小块,将红旗叠起来,小心翼翼地藏进地板下,准备等到重庆解放那天,高举着红旗冲出去。

然而,就在重庆解放前夕,国民党特务开始分批处决关押在白公馆、渣滓洞看守所内的革命者,参加制作红旗的陈然、刘国鋳、王朴、丁地平在大屠杀中牺牲,只有罗广斌和毛晓初等侥幸脱险。

重庆解放后,罗广斌再次回到白公馆平二室牢房,找到了藏在地板下的红旗。之后,罗广斌与杨益言在创作小说《红岩》时,把狱中制作红旗的情节进行了再现,在电影《烈火中永生》、新版川剧《江姐》等文艺作品中也艺术化呈现了革命志士狱中绣红旗的场景,让大量观众印象深刻。

王浩称,这面红旗之所以受到广泛关注,是因为它体现了以陈然、罗广斌等为代表的中共党员坚定的理想信念,见证了他们不懈斗争、百折不挠的革命精神,并寄托了他们对新中国的美好憧憬。

重报时论

抓创新要有“等不起”的紧迫感

□刘江

启动建设时间不长,但两江协同创新区已吸引35家高校科研院所入驻,1000余名科研人才来了不想走。奥秘何在?科研人员给出了他们心中的答案:是重庆浓厚的创新氛围、良好的创业环境,让他们坚定了在重庆发展的信心和动力。令人振奋的故事,见证了重庆的创新吸引力,彰显了城市的创新热度。

感知一座城市的气质,创新同样是重要维度。党的十八大以来,重庆深入实施以大数据智能化为引领的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行动计划,加紧做实科技创新,取得显著成效。如今,西部(重庆)科学城、两江协同创新区等科技创新平台发展势头良好,创新要素加快聚集,创新成果加速涌现,科技创新人才队伍日益壮大,带来了整座城市的脱胎换骨。更深层的变化还在于思想观念上的转变,尊重知识、崇尚创新成为全社会普遍共识,创新思维成为一种习惯和自觉,创新基因悄然植入城市精神。

对成绩感到欣喜的同时,也应看到不足。科技创新能力不够强,仍是制约重庆发展的一大短板。比如,具有自主创新能力的科技型企业、高水平科研院所、高端创新人才等比较缺乏,创新成果转化难,高水平科技成果转化服务机构偏少。对照建设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这个主目标,还有很多功课要做。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加速演进,科技创新的角色越来越关键。面对时代浪潮,各个城市都在你追我赶,抢抓机遇,加码创新。这个时候,不创新就要落后,创新慢了也要落后。重庆要在新一轮竞争中抢占先机,打造科技创新“加强版”是不二选择。当前,要有“等不起”的紧迫感、“慢不得”的危机感、“坐不住”的责任感,快马加鞭抓创新、谋创新。

增强紧迫感,不是喊一喊就能有成效,关键看行动。科技创新,是事关重庆“十四五”现代化建设进程的大事情。把科技创新抓上去,需要有新的突破和超越,需要有坚强的意志和定力。瞄准难点、痛点、堵点,用改革的办法逐个击破,才能解开一切束缚科技创新的绳索,让创新引擎全速运转起来。

保持危机感,是要增强忧患意识,从而沉着应对挑战,化危为机。在科技创新的赛道上,不仅要比拼谁的创新人才多、谁的创新平台好,还要比拼谁的创新生态更优、谁的机制更完善。竞争越激烈,越要不畏艰辛、苦练内功,在更广阔的视野中想问题、找办法,让短板不再短,并创造出“人无我有、人有我优”的比较优势。

放眼北上广深,高能级城市往往都是重大科技创新和产业变革的策源地。带着这样的抱负和决心,多措并举,出实招新招,让重庆成为科技创新人才的近悦远来之城,将为城市未来打开无限想象空间。

科技创新,正成为重庆高质量发展的主动力

(上接1版)

不足70平方米的实验室“深藏不露”,是我国首个实现硅基光电子芯片全流程封装测试的实验室

关键词:强技术

关键核心技术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技术主动权、发展主动权必须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要解决“卡脖子”问题,关键要靠创新。加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才能抢占未来产业发展制高点。

位于西部(重庆)科学城西永微电园内的联合微电子中心有限责任公司(下称联合微电子),有一间不足70平方米的实验室。看起来不显眼,个头却很大,可谓“深藏不露”——这是全国首个可实现硅基光电子芯片全流程封装测试的实验室。

走进实验室,你会发现,这里每天都有很多硅光芯片在测试台上经受过严苛的“考验”。实验室里还拥有自主研发的芯片自动测试系统,可以在无人操控的情况下,对硅光芯片进行自动化测试。

硅光芯片是将硅光材料和器件通过特殊工艺制造的集成电路,具有集成度高、成本低、传输带宽高等特点。作为未来信息产业发展战略制高点,硅基光电子技术已成为世界各大国抢先布局的重点。

2020年5月,联合微电子面向全球发布了180nm全套硅光工艺PDK,标志着其具备了硅基光电子领域全流程自主工艺能力,并正式开始向全球提供硅光芯片流片服务。

在已建成的8吋高端特色工艺平台基础上,今年,联合微电子还计划建成12吋高端特色工艺平台,形成硅光成套工艺、三维集成工艺、高端CIS工艺及封装测试服务能力。

创新决胜未来。近年来,重庆聚焦电子信息、汽车摩托车、高端装备、新材料、生物医药等重点产业,围绕产业链补齐创新链,组织实施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工程,依托龙头企业突破一批“卡脖子”技术问题,在产业优势领域精耕细作,不断增强支撑引领新发展格局的能力。

“十三五”时期,重庆高技术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对工业增长贡献率分别达到

37.9%和55.7%。

全球最小间距显示屏、高速硅基光电子芯片等重大成果不断涌现,镁合金达到国际先进水平,高精度智能压力变送器等一批关键核心技术取得新突破……重庆科技创新为高质量发展蓄势聚能,为国家科技自立自强作出重庆贡献。

从看人脸色“吃饭”到当家做主,“咬定研发不放松”让传统制造企业转型升级

关键词:壮主体

企业是创新的主体,是推动创新创造的生力军。发挥企业在科技创新中的主体作用,促进各类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健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的科技创新体系,才能形成产业创新高地。

作为我国最大的专业变速器生产企业之一,重庆青山工业有限责任公司(下称青山工业)将研发和生产重心放在新产品上。DCT(双离合变速器)项目,就是青山工业对未来押上的重要“筹码”。

随着DCT项目生产节奏加快,今年7月,其生产的第100万台DCT(双离合变速器)即将下线。

作为一家传统制造企业,过去,青山工业靠微型汽车变速器解决了员工的“吃饭”问题,但微型汽车变速器的技术是个“舶来品”,看人脸色“吃饭”,总不是个滋味。

而且,企业的产品结构太单一,含金量更高的轿车变速器,以及技术含量更高的自动挡变速器,自己没有掌握技术,造不了。

下定决心搞自主研发之后,青山工业与市内外的高校和企业展开系列合作,每年坚持拿出销售总收入的5%甚至10%投入研发,成功实现了国产化的突破,新产品对销售收入的贡献率在55%以上。

当家做主的青山工业,从一家生产型企业转型升级为研发生产型企业,在大数据智能化的浪潮下,更是以“咬定研发不放松”的态度,加紧布局新能源汽车及智能汽车的变速器研发,增强自身核心竞争力。

近年来,重庆把握企业创新发展的规律,聚焦“高质量、供给侧、智能化”深度用力,注重政府“有形之手”和市场“无形之手”的互补与竞合,围绕科技型企业各个发展阶段“需求链”构建由资金、项目、平台等创新